中文字的智慧

本文節自黃小石著《智慧與生命》
2021.01 宇宙光全人關懷機構出版
P95—P100　分類：3 自然科學類

人類最重要的創作不是計算機，也不是 AI，而是文字，尤其是中國的文字。……中文字不但優美，更是基於一字一圖，非常有意思，且是極具智慧的，無怪乎有人說「倉頡造字，鬼哭神號」，震動天地，就如《淮南子·本經訓》中所記：「昔日倉頡作書而天雨粟，鬼夜哭。」據「穀雨」(陽曆 4 月 19-21 日)，這個在暮春 3 月的農曆節氣，就是指倉頡造字時天將「粟」(穀)如雨的那天。有人以為這代表上天對他的獎勵，若然，這下句不該是「鬼夜哭」才對，所以也有人認為「字」出現之後，人類就沒有好日子過，雨粟以資救濟百姓，因為「字」的出現，意味人類就此離開了天真的歲月，開始步進「文明」的痛苦，一如蘇東坡所感嘆的：「人生識字憂患始，姓名粗記可以休。」

古書記載倉頡是個「龍顏四目」神話性的人物，可能是活在 5000 年前的歷史中，自不可考。中文字的產生，古人多歸功於倉頡，以他「見鳥獸蹄之跡，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，初造書契」；根據清人編輯成的《世本·作篇》，說這本名為侯岡頡的人，原是黃帝的「右史官」，將「結繩記事」的方法，以「文字符號」來代替。倉頡的貢獻，更可能是把當時已有的一些象形符號，加上自己的觀察與創作，統一整理成為廣泛推行的文字系統。無論如何，這是件了不起的貢獻。

一般來說，中國孩子的算術本是比西方人好得多，這可能與中文數字有關。中文數字系統從一到十之後，接下去是十一，十二，十三等等數目，中國孩子一加十等於十一是自然的、本能的，二加十是十二以此類推，立刻舉一反三，二加二十就是二十二……。但是英文就麻煩了，當一到十之後，來了 eleven，twelve，thirteen…等等；美國一個剛啟蒙的孩子教他一加十卻弄出來一個新字，一與十與這 eleven 的關係是暗昧的，二加十也一樣麻煩，弄出一個 twelve，這 twelve 不帶任何十與二的色彩。到了三加十開始有了些苗頭：thirteen，起碼出現一個與三(three)和十(ten)有點相關的部分結構。如此這般好不容易加到十九(nineteen)，二十又是個新字 twenty，而且二十一又與十一搭不上邊。……所以在一個孩子啟蒙學加法時，中國孩子一學就會，而美國孩子就吃虧的多了。……

中文象形會意，起初造字的人們沒有，也不能把每個字的原意告訴我們，所以我們說文解字就有些「週轉」的餘地。中文在理論科學上固有其不便之處，但是在文學上卻有獨到效果。中文字比英文字少得多(遠不到十分之一)，而且每個字常有多重意思，並且得借重「字序」及上下文(比方動時的時態、名詞的單數、複數…)這就讓簡潔文字(詩詞等)有其獨到的不言之美。許多的意境就是不能說的太白，比方「庭院深深深幾許」的意境，連用三個「深」字的手法，是英文沒有的。……

複雜一些的中文字，常是由簡單的字所構成，這實在是高明，比方一棵樹是「木」，把兩個「木」放在一起是「林」，指有一些樹的地方，把三個「木」堆在一起就成了「森」，就是有許多樹的地方。把「日」與「月」放在一起就是「明」字；把「小」放在「大」的上面就是「尖」字；把一橫放在「門」裡就是「閂」，鎖門了；把「合」字放在「門」裡面就是「閤」，關起來、合起來，都在這裡面。這類的例子太多，在此不贅述。……

字可以合，也可以分，分分合合，可作對聯：「張長弓，騎其馬，琴瑟琵琶八大王在上，單戈獨戰；偽為人，襲龍衣，魅魑魍魎四小鬼犯邊，合手即拿。」又：「山石岩前古木枯，此木為柴；白水泉旁女子好，少女更妙。」及：「因火成烟夕夕多，此木為柴山山出。」這些都是英文沒有的遊戲。